

『赣鄱情 家国梦』长篇小說丛书

对她说

物欲横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守
惊心动魄，失去的总比得到感觉珍贵

刘伟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对她说

刘伟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她说 / 刘伟林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0-09910-9

I . ①对… II . ①刘…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194 号

对她说

刘伟林 著

组稿编辑 : 王一木

责任编辑 : 魏如祥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3.75

字 数 : 250 千字

ISBN 978-7-210-09910-9

赣版权登字—01—2017—9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36.00 元

承 印 厂 :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上部

第一章	欺骗	002
第二章	表演	007
第三章	事故	011
第四章	煎熬	017
第五章	错步	023
第六章	晕厥	028
第七章	危机	033
第八章	比拼	038

中部

第九章	隐痛	046
第十章	紧逼	053
第十一章	解决	058
第十二章	颠覆	065
第十三章	人流	074
第十四章	摊牌	080
第十五章	质疑	085
第十六章	调查	091
第十七章	哭泣	097

第十八章	立案	102
第十九章	困境	107
第二十章	背叛	115
第二十一章	噩梦	121
第二十二章	交待	127
第二十三章	崩溃	132
第二十四章	挣扎	139
第二十五章	歧途	145
第二十六章	乞求	151
第二十七章	思考	156
第二十八章	自首	161
第二十九章	幻觉	166

.....下部.....

第三十章	探望	172
第三十一章	拒绝	180
第三十二章	谵狂	188
第三十三章	梦境	197
第三十四章	赎罪	204

上部

第一章

欺 骗

吃完晚餐，沈昊刚走出医院食堂，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是女友郑舒打来的。沈昊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听了。郑舒果然又问到结婚的事情，问沈昊想清楚没有？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则的，也是有底线的。她不清楚沈昊现在的想法，但结婚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如果沈昊当初不想跟她结婚，为什么要跟她上床？

在郑舒一连串的追问下，沈昊不知该如何回答，沉默起来。对面的郑舒半天没听到他的回答，也停住追问。

今天，郑舒已多次打来电话，问沈昊准备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下午，沈昊刚做完一例手术走出手术室时，郑舒的电话就追了过来，问他关机干什么，怎么现在才开机？沈昊对着电话解释了半天，说刚才在给病人做手术，一律要关机的。郑舒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沈昊说，我不知道。郑舒说，给我一个理由。沈昊说，我找不出那个理由。听他这么说，郑舒的声音大了起来，说你都让我没脸做人了。郑舒这样说是有理由的，那就是她怀孕了，所以尽快结婚被提到了两人的议事日程上。

沈昊真的不想与郑舒讨论什么结婚的事情，老实说，他从来就没想过与郑舒结婚，问题是郑舒居然怀孕了，这是他怎么也没能想到的，应该说他们采取了严格的避孕措施，但事情偏偏发生了。现在，郑舒提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甚至作出了某种让步。郑舒已明确表示，不在乎他的经济能力，也不在乎婚礼的隆重与否，只想与他结婚，这总没错吧。是的，郑舒没错，错的只能是他，是他欺骗了她，他明知故犯，把她推入如此绝境，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站在食堂外面，沈昊抬头望了望夜空，漆黑一团，像要下雨，不远处的山峰在医院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一派幽暗的阴影，有种结实的岑寂之美。他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感觉脑袋的一侧在隐隐作痛。

对面的郑舒可能再也忍不住了，终于爆发：“沈昊，你现在必须给我答复，你以为沉默可以逃避一切么？”

沈昊还是不作声，他知道这样的沉默对郑舒无疑是手起刀落的打击。那头的郑舒似愣住了，不明白他这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次沉默起来，只有急促的喘息声一下一下地震着他的耳膜。郑舒还在那头等着他的回答呢。

沈昊期待着郑舒挂断电话，然而郑舒比他更具耐心。沈昊暗暗吃惊起来，看来他对郑舒的了解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深入，根本就是片面的，仅只了解一些表层的东西，更别说看透她。

逐渐地，沈昊的头壁上淌下一层汗滴，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起来，头顶的夜空，脚底下的道路，身侧的建筑物，不远处的山峰都一个劲地朝着一个地方倾斜着，片刻，整个夜空也似在无声地倾斜起来。沈昊一阵晕眩，赶紧稳了稳自己。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过分了，也真的太不近人情，于是舒缓了一下节奏说：“郑舒，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郑舒问：“还有什么好想的，在找借口么？沈昊，我告诉你，你所有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我也不想听你那些破借口。”

“那你要怎样？”沈昊脱口而出。

“不是我要怎样，而是你要怎样。”

“郑舒，你冷静点，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么？”

“我没工夫跟你扯，作为一个男人，你干脆点，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听得出，郑舒在竭力控制着情绪。

“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但不是现在。郑舒，我的意思是，我们互相并不见得有多了解，我不想这么草率地结婚。如果我们这样草率地结婚，也许到时都会后悔的，我劝你还是把孩子打掉吧，免得留下后遗症，这样对你我都好。”沈昊斟酌着，话说得迟疑。说完后，沈昊对自己很不满意，为什么不干脆点，郑舒有可能已听出了他的迟疑。

郑舒冷笑一声，说：“沈昊，我今天总算看清了你本来的面目，这就是你的借口么？你都把我害成了这样，还要这样道貌岸然地说着，你太让我伤心了，也太让我失望了。”

“郑舒，你现在总算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吧。我承认伤害了你，让你饱受痛苦，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沈昊说着，轻松起来。只要自己在郑舒眼里成了一个卑鄙小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事情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沈昊，你今天终于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那我也不隐瞒地告诉你，既然你如此绝情，到时就别怪我无义。”不容他还说什么，郑舒利索地挂了电话。

沈昊举着手机，站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然后，又迷糊地走在去住院部的路上，下午刚做手术的病人有个术后观察期，得去看看，如果没什么术后并发症类的问题，晚上才能安静下来，否则还得值晚班。走着，沈昊的脑袋乱糟糟地，双腿沉重起来，迈得有些踉跄。他想不出郑舒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付他，但郑舒已明确地向他传递了一个讯息，事情是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解决的。

沈昊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与郑舒相识的。第一眼看到郑舒时，他就有心跳加速的感觉。记得那天婚宴开始后，他去郑舒的那张桌敬酒，郑舒坐在那里，很安静，在众多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中间，安静得容易让人忽略。在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郑舒的安静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轮到他给郑舒敬酒时，郑舒的眼睛直过来看着他，像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敬她的酒。他一点也不退缩地迎上去，对视着，郑舒笑了笑，没说什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敬完酒，沈昊没理由还待在那里，只好回到自己的座位，却坐立不安起来，眼睛隔着另一张桌子不时偷偷地斜视过去，看见郑舒的脸红红地，仿佛她才是今晚的新娘。与此同时，他发现郑舒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右手不时抬起扶一下眼镜框，似乎担心眼镜一不小心会滑落，手指在放下的同时，还把镜框往下压了压。在新娘子的带动下，不停地有人上前给郑舒敬酒，所以她要不时直起身应对。直起身时，一头的长发就失去了方向，丝丝缕缕地粘在鼻尖上，眼镜片上，脸部微凹的面靥上。郑舒依然抿嘴笑着，眼睛不时眨一眨，认真地喝一小口。待放下酒杯，坐下后，她就开始清理粘在鼻尖与眼镜片上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捉住，往后仔细地顺着。有时，还没等她顺好，又有人上前敬酒，她只得重新站起，让头发再次失去方向。沈昊看得累，心里就扯着郑舒费工夫捻头发的累。时间似乎是漫长的，沈昊的心里除了累，剩下的就是空荡荡的寂寞。等到酒席快散场时，沈昊才挤上前告诉郑舒，他是镇医院的医生，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医院找他。郑舒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他忙解释说，如果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方便得很，今天第一次认识，都是朋友的朋友，以后也算得上是朋友了。郑舒抿嘴笑着说，她住在县城，平时很少来镇街上，如果不是为了参加同学的婚礼，一年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吧。又说如果有什么头痛脑热的，她不可能舍近求远来镇街上，要知道城里的医院更方便。沈昊明白郑舒拒绝的意思，不只是用语言，也用动作表现出来了。沈昊也只好笑了笑，说我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郑舒还是笑着说，就算是吧。

被郑舒拒绝后，沈昊本来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没想到仅隔了几天，郑舒就给他打来电话。他懒得去问郑舒是从哪儿得到他号码的。郑舒打电话给他，找了一个理由，一个甚至不算理由的理由。郑舒问他，是否还记得她？他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到反应过来后，忙迭声说，记得记得。事情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顺利起来，随着交往进一步的深入，俩人很快就成了恋人。隔那么几天，郑舒就从城里来镇街上一趟，有次还开玩笑地对沈昊说，应该感谢她的同学，如果不是因为参加同学的婚礼，她就不可能认识他。然而，沈昊却很少去县城，主要是他的工作性质不允许他经常离开。去城里的几次，沈昊见过郑舒的父母，两位老人对他既没表现得过分热情，也不显得过于冷淡，态度始终不明朗。由于猜不

透两位老人的想法，当郑舒下次来的时候，沈昊便问到了这个问题。郑舒并没给他确切的答案，而是避开这个话题，谈一些其他的事情。沈昊不甘心，绕了一圈后，又回到这个问题上。郑舒这才问他，她父母的态度真的重要么？关键是他对她的态度。从郑舒的话里可以听出，她父母肯定是不同意的，但她不在乎，她只要他的态度。郑舒似乎已做好了决定，甚至是不惜一切的决定。沈昊很吃惊，他想得出郑舒在背后与父母进行了怎样的较量，那较量无疑是惊心动魄的，只不过郑舒不想说而已。沈昊顿时有些惶恐，有些不安，睁眼看着郑舒，不再开口。他完全清楚，对于郑舒来说，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有多难，又需何等的勇气，与一个父母不喜欢的男人谈恋爱，甚至嫁给这个男人。郑舒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疯狂的，不计后果的，甚至是置之度外的。

令沈昊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犹豫起来。说到底，人的心态是个微妙的东西，他隐藏着内心不能言说的秘密，对郑舒逐渐有了抗拒的意思，心中无由的陌生感也在加速繁殖、裂变。沈昊隐藏着自己思想，不敢表现出来，小心翼翼地，生怕暴露自己的言行。他觉得很痛苦，简直是在痛苦中挣扎，而这种痛苦只能埋在心底。有时，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深刻而认真地分析着，说自己是卑鄙小人也好，说自己歹毒也罢，总之，他辜负了郑舒，对不起她。

郑舒也许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或许根本没看出。不过，沈昊相信郑舒应该是早已看出了，但同样在隐藏着，并且隐藏得比他还深。郑舒实在过于聪明，从不把内心的不满表现出来。沈昊搞不明白，郑舒怎么能够容忍他们眼下这种颇为尴尬的关系。郑舒却不管，依然来回地奔跑在县城与镇街之间，既不抱怨，也不指责。沈昊的惶恐与不安就更深了，精神也更紧张了。沈昊觉得自己是被动的，被郑舒牵着鼻子走。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郑舒都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每次做爱后，郑舒就去洗澡，通常要洗很长时间，把卫生间的门关紧，只有哗哗的流水声不断。等出来后，郑舒问他是否饿了，她去弄点吃的。沈昊说，夜都深了，他明天还得上班，也到了该睡觉的时候。郑舒说，那就睡吧。两人就相拥着睡觉，睡到半夜，沈昊从梦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的同时，发现郑舒的眼正盯着他看，他吓了一跳，由于灯光的原因，郑舒的眼睛显得很大，有些狰狞，眼白都露出来了。沈昊的手脚像是被捆住了一样，动弹不得，他判断不出郑舒是睡着了，还是本来就没睡，就这样一直无声地看着他。真的太吓人了。等到他弄清楚郑舒本来就没睡时，郑舒的脸上已笑嘻嘻地。他问郑舒，怎么不睡？郑舒说，睡不着。他说，睡不着怎么不躺下？郑舒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他就说不出话来。沈昊不知道郑舒为什么不睡觉，难道真的是睡不着，还是另有企图。这样想着，又觉得不对，郑舒能有什么企图？郑舒都已解释了，是因为睡不着。然而经过这么一吓，沈昊的身体醒转

了，睡意也不知跑去什么地方了。郑舒却依然精力充沛，见他不再入睡，就与他说话。沈昊很是不愿意，却没有任何办法。他想让自己假寐一会儿，又担心被郑舒看出来，于是干脆从床上坐起身，手顺势在脸上胡乱地撸了一把。双方便说了起来，起先互相间说着同一个话题，还有逻辑性，后来就跑开了，差不多是各说各的，话题也互不相干。沈昊很是奇怪，明知这样说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要这样说下去。郑舒也明知互相在扯着不相干的话题，还要不停地扯下去。事情变得太不符合常规了，问题是两个人都没法停下，都不管不顾地沿着两条道奔跑着。

直到说累了，口渴了，郑舒就去倒水喝，奔跑的话语才止住。沈昊迷糊了起来，竟有了身在别处之感，搞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觉得这根本不是说话，完全就是一种自虐，一种折磨。这样的事情已多次发生，只不过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已，有时是上半夜，有时是差不多天亮。沈昊不堪忍受，想摆脱出来，有几次故意不睡，想等郑舒说累了，说得不耐烦了，肯定会先停下来，谁知郑舒的精力非常好，好得令他感到匪夷所思。郑舒一刻也不停，东扯西拉地，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说起，一直说到房子的装修，说到俩人即将举行的婚礼，说到她的父母。郑舒说得大开大合，说得绘声绘色，时而急促，时而缓慢。沈昊睁着双眼，听得迷迷糊糊地，脑袋根本就不在一个点上，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几次想让郑舒停下来，谁知迷迷糊糊中，还是先睡着了。

再下次，只要郑舒一来，沈昊的脑袋就痛，害怕见到她。郑舒似已看出了他的应付，看出了他的不耐烦，于是自觉不说，但没露出什么不满的情绪。郑舒越是这样，沈昊就越是觉得可怕，有时在走动中，他突然转过脑袋，果真发现郑舒正盯着他的脑袋看。郑舒没一点回避，与他的眼睛对视着。沈昊看着，恍惚中，眼前的郑舒已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陷在自戕状态里的人。很快，沈昊又觉得自己的判断不对，郑舒清醒得很，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郑舒的神态就像一个看客，看他还有什么花招，又能要什么样的花招。也许在郑舒的眼里，他已面目全非，是一个表演欲十足而滑稽的小丑。

第二章

表 演

第二天，当郑舒出现在他面前时，沈昊正准备出门。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沈昊脑袋急速地转动着，想不出郑舒是刚到，还是早就来了。郑舒保持着一个歪斜的姿势，左腿靠着右腿，双手紧抱肩膀，脑袋抬起，镜片后透出的目光咄咄逼人，脸上浮着浅浅的笑意。沈昊怀疑自己没看清楚，重新看了看，发现从郑舒嘴角弯出一道弧线，笑意正是从那道弧线上扯出来的。他想不出郑舒为什么要笑，她应该是来打闹才对，应该是来兴师问罪才对。

面对突如其来的场面，沈昊有点懵，不知该如何是好。郑舒看上去瘦了，脸呈苍白状，面颊陷进去不少，头发凌乱似乎缺少打理。郑舒这形象是沈昊没想到的，也从没有看到的。这一刻，沈昊看见郑舒受到的伤害不再是他想象中的，已成赤裸裸的事实，直接呈现在他的面前。

“我难道连进去的资格也没有？”郑舒问他。

沈昊这才看清郑舒的那种笑根本就是冷笑，只不过表现得有些诡异而已。

沈昊连忙说：“郑舒，即便你今天不来，我也要去找你。我想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只要你认真思考清楚，然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谈，不就可以解决么？你进来吧，我们现在就坐下来谈。”

“沈昊，你早想好了这些托词吧，你以为我是来听你这些话的？”郑舒边说边走进门，坐了下来。

“郑舒，你误会了，我并没想伤害你的意思，只是觉得事情不能再往后拖，越往后拖其变数就越大。”沈昊说着去倒水。

郑舒打断他的话：“我都被你害成了这模样，你却还要大言不惭地说没伤害我。你说的变数到底是指什么？你还有什么变数？扪心自问，我郑舒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肚子里的孩子也实实在在是你的，你还要怎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沈昊说着，把倒好的水杯递上去。郑舒没理睬，他只好放在桌上。

郑舒有些激动，站起身说：“你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解释大概连自己也不相信吧，别再自欺欺人好么？”郑舒的话充满了讥讽。

“郑舒，我承认对你造成了伤害，也愿意去承担一切。既然你不想听我的解释，

也就没解释的必要了。”

“不要在我面前谈什么承担，你以为自己有资格谈是么？你也以为自己承担得了么？沈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哪怕我们结不成婚，肚子里的孩子也是要来到人世的，到时看你怎么承担？”

沈昊没作声，走到桌前，端起水杯，把一杯水灌进肚里。医院那头还等着他去上班，又不好直接驱赶郑舒。郑舒的话说到这份上，完全没给他任何的退路。在这个早晨，他不想把事情闹僵，闹得双方都没了退路，这对他和郑舒都不好。沈昊认得清眼前的事实。郑舒看上去有些疯狂，并作出了为疯狂付出代价的准备。

“这样吧，你给我几天时间好好想想，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医院那头还等着我去上班，我总不能为了个人的一己私事，连班也不去上吧。”沈昊低声下气地说。

“我给你的时间还少么？你今天必须给我明确的答复，别以为躲着就没事了。沈昊，我告诉你，这婚你不结也得结。”郑舒愤怒地说。

郑舒有备而来，无论他怎样地狡辩，怎样地反驳，所有的话语都是苍白的，也是不堪一击的。沈昊故作沉思状地站着，其实他并没想着去如何解决问题，心里想的是该如何稳住郑舒，如何去摆脱郑舒，尽量不闹出更大的事情。医院就这么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很快便人人皆知。事情若是闹开了，说出去不那么好听，他以后还怎么在医院开展工作。郑舒像是不在乎什么涉到她名誉的事情，做得决绝，同时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

“郑舒，你别逼我好不好？我不想互相闹得不愉快。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不是儿戏，你我都得慎重考虑。你得看清眼下的事实，我们现在就这样闹，闹得双方心里都有了裂痕，一旦结婚，你我还能共同生活么？”沈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着。

郑舒冷笑了一声，说：“你以为我就那么想跟你结婚？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交待，对孩子负责，让孩子有一个父亲。”

“如果你放弃这个孩子，这所有的一切不都解决了么？”沈昊恬不知耻地说。

“沈昊，你可以对我不负责任，但你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郑舒说。

从郑舒的话里，沈昊听出了另一种意味，郑舒的意思是说，孩子现在成了她手中唯一的武器，她就是要用孩子来要挟他，威胁他，给他更厉害的打击。

沈昊痛苦地蹲下身体，双手紧揪头发，作出一副痛苦状。

郑舒看了看他，不动声色地说：“沈昊，你用不着表演，也用不着伪装。别以为我没看透你，都看到你骨子里去了，早熟知了你这套把戏，觉得十分地好笑。你难道就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么？”

沈昊跳了起来：“你说我在伪装，我为什么要伪装？我在表演，我有什么要表演的？如果你认为我在伪装在表演，那我表演给自己看可以么？”

“沈昊，你难道不可以活得真实一些，干吗要活得这样道貌岸然？”

沈昊承认郑舒说得对，他是活得道貌岸然，也活得累。沈昊觉得郑舒真的把他看透了，看得入木三分了。郑舒的话多带有总结性，不时地突然冒出来，准确、贴切、深刻。沈昊直起身体，如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四下转动着，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动作很是茫然。郑舒还在那里说着，嘴唇翕动不止。沈昊觉得事情不对头，自己像是置身在陌生的房间里，已听不清郑舒到底在表达着怎样的意思，又在以怎样的语气表达出来的。沈昊想不出自己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但又肯定发生了问题，否则不可能这样茫然地打着圈。他急了，得赶紧离开这个怪异的地方，逃离这里，逃离得越远越好，不想还待在这里听郑舒喋喋不休的话语，被她纠缠不放。

医院的那头还在等着他上班，他不能把时间耽误在这里。沈昊的手脚兀自抖动着，双手已控制不住，僵硬发颤。他顽强地抬起胳膊，一点一点地够到额头，擦拭了一下，垂下后，看见袖子上印着一层水渍。气温不高，额头却汗流汹涌，汗水正从发间纷纷滑落，布满他的脸颊。沈昊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汗水这手指上，实在想不出自己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太出乎意料了。尽管郑舒给了他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但不可能会如此严重。从窗口透进的光线亮得刺目，一些尘埃在里面挣扎、舞蹈着。这道横亘在他与郑舒之间的光线，就像一条巨大的鸿沟把他们分隔开来。

郑舒被沈昊的模样吓住了，这次，沈昊看上去没一点的伪装，所呈现的状况丝毫没有表演的成分。没想到，一个刚才还好端端的人转瞬成了这模样。郑舒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不过，越是这样，越不能排除沈昊不是在表演。

沈昊觉得自己快要瘫倒在地，手臂无法撑住膝盖。他努力着，想直起身来。然而努力了一阵后，又实在支撑不了，这才说：“郑舒，你能扶我站起来么？”他听见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的，极不正常，扭曲着，拖出抖动的尾音。

沈昊真的出了问题，这是郑舒此刻得出的判断。她冲上前去，小心地扶沈昊站起，又到桌边端起水杯递上。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郑舒伸手摸了摸沈昊的额头，手猛地一缩。“沈昊，你怎么啦？”她摸到了那层密布的汗水。“沈昊，你是不是病了。”郑舒下意识地问。

沈昊看了看郑舒，有些吃惊，看见郑舒的脸已变形，完全是因为恐惧导致。郑舒显然被他吓坏了。他上身的衣服已湿透，紧贴着背部，脸上的汗水在阵阵滑落，一滴接一滴滑落到脚下的地面，更让他吃惊的是，汗水似没停止的意思，还

在无声地一个劲地往外渗着。

在郑舒的帮助下，他一连喝了几口水。然后，被郑舒扶着坐在椅子上。

等沈昊终于平静下来时，那流着的汗水也停了，来得突然，停得迅速。他的手开始有了血色，不再抖动，逐渐恢复了正常。沈昊清醒过来。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邹院长打来的。邹院长问沈昊，怎么还没到医院，要知道今天早晨的例会正在等着他。

沈昊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你现在什么地方？”

“等我到了，再向你解释。”沈昊回答得快。

“什么解释？医院里的纪律你应该明白，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还做不做这个院长？”邹院长在那头质问道。

“情况有些特殊，我三两句解释不清楚。”沈昊压着声音说。

“我不听你的解释，一句话，你马上就赶过来，别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好的好的。”沈昊说着，站起身往外冲，把郑舒抛在那里。

虽然沈昊表现出的是往外冲的动作，但脚步还是明显地趑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几乎要摔倒的情形下，他又以极快的动作调整了过来，给人的感觉突兀而忙乱。

郑舒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沈昊一系列的动作弄糊涂了。直到沈昊的脚步远去，她还没能回过神，身体伫立着，双眼呆呆地盯着地面。

第三章

事 故

沈昊也被自己弄糊涂了，当时，他思维中断，意识迟钝，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郑舒，不能还待在房间里。没想到，等他赶到医院参加完早晨的例会，大约二十分钟不到，郑舒这头就出事了。

事后回想，沈昊发现自己从那一刻起就在不停地犯错。比如在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应该妥善地把郑舒安顿好，或者把邹院长的电话作一个说明。这样的话，郑舒或许会以大局为重。但他什么没有说，甚至连一句常识性的话也没说，反而表现出令人一眼便知的厌恶感匆匆逃离。等赶到医院会议室，他亦没向邹院长作过多的解释，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坐了下来。会议结束后，他还是没对邹院长作任何解释，他真的应该给邹院长说点什么，说说眼下遇到的困境，说不定邹院长会给他适当的建议与帮助，同他一起把眼下的事情处理好。至少邹院长的身份不同，代表了医院。医院是什么？是社会机构。对邹院长的话，郑舒肯定还是要听的。他之所以没敢说，是怕把一件本来就不光彩的事情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另外，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会议结束后，他去了外科办公室，可以说早把郑舒抛在了脑后。他的意识完全全在医院，被接下来要做的一例手术牵引着。中途，他去了趟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后，又到隔壁的内科看了看。他是真的糊涂了，糊涂得连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郑舒是在镇街上晕倒的，手脚冰凉，身体不停地抽搐，情况十分危急。发现的人吓坏了，赶紧背上她冲进了医院。郑舒为什么会发病，为什么会晕倒，没有谁清楚。然而，通知沈昊的是邹院长，电话中，沈昊一时没听清，问邹院长出了什么事，什么病人进了急救室，是不是叫他马上过去？邹院长喊了起来，重复了一遍。沈昊忙问邹院长，郑舒是不是很危险？邹院长说，如果不危险为什么要进急救室？沈昊的脸色这才突变，抖动着声音说，我这就过去，千万别出什么事情啊！邹院长说，如果出了意外，你吃不了兜着走。不容他还说什么，邹院长就撂了电话。

沈昊不再犹豫，转身往外跑。在跑的途中，心慌意乱，呼吸急促，手脚发颤。沈昊跑得急，与迎面走来的女同事撞了个满怀。女同事摔倒在地，手中的医疗器

械掉落一地。沈昊扶起女同事，来不及解释，又继续朝前跑。女同事说了句什么，意思是他一大早的，怎么像丢了魂一样。沈昊懒得理会，继续朝前慌乱地跑着。

等冲到急救室门前，沈昊才止住脚步，身体前倾，双手撑住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急救室的门外站着几名同事，一例表情严肃地看着他。他想说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口。郑舒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他一点也不清楚，心里只希望郑舒千万别出什么大事。

在他等待的时候，邹院长过来了。

邹院长把他拉到门外，压着声音说：“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郑舒的情况很危险，一旦发生意外，看你怎么交待？”

见沈昊没多大反应，邹院长就提高声音：“沈昊，你是真糊涂了，还是在装糊涂，听见我说的话没有？这样的時候，你竟然还沉得住气，我告诉你，如果郑舒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恐怕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我知道。”沈昊的声音发着抖，身体呆立着。

“你知道就好，怎么闹出了这样的事情？”邹院长问。

沈昊犹豫着，不知该如何开口，好在邹院长只是问问而已。“沈昊，我也不想听你过多的解释，你们的私事我也不想掺和进来，只是给你提个醒。郑舒之所以晕倒，肯定是受了某种刺激，明眼人一看便知，至于你给了郑舒什么样的刺激，我也不想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既有直接责任，也有间接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脱不了的。”

沈昊说：“邹院长，我……。”

邹院长脸色阴沉地摆了摆手：“我还要去忙其他事情，你就在这里守着吧。”

沈昊承认邹院长说得对，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原因，他都得承担。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通知郑舒的父母？假如事情真的很严重，他没及时通知，那么承担的责任恐怕就更大。又假如郑舒的事情不大，到时还不让她的父母虚惊一场。从某种方面说，郑舒的父母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万一惊出个什么病来，事情就更麻烦了。沈昊心烦意乱，事情到了这份上，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想。沈昊权衡着，陷在两难的境地。刚才怎么没想到去问邹院长，也许邹院长会给他一个答案。

沈昊瞪着双眼，注视着面前白色的墙壁，这一刻，他发现自己还有思考的能力，但显然已是一片混乱。他的心紧紧地揪着，在郑舒没从急救室推出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实际上，这几天来，他一直就处在迷糊的状态中，甚至这些天他根本就没睡好，昨晚在床上翻来覆去也没睡好。那么是否可以说，今天发生的一切是早已注定的，想躲也躲不了。